廣川書跋　下

廣川書跋

下

廣川書跋卷第七

砥柱銘

唐砥柱銘貞觀十二年特進魏徵撰秘書正字薛純書其字同山鑱鑿就其窪平通多少置字故不成行序宛轉索於嶔嶔間以摹故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貴之唐以書學相過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筆力有餘墨畫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律猶有古人體法其後柳公權書刻招提今已譌缺不可讀惟純所書在濁河間得完蓋摹擊之工不至雖洪濤怒浪射發左右而風雨摧剥日至尚不廢也

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書

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為九成宮永徽中又改為萬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定也徽言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尊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不知何據也漢書京師醴泉飲者痼病皆瘉故漢儒集禮有地出醴泉天降甘露以為人主之端而不知者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如此則列子所謂神瀷者頗漢魏郡国與唐離宮安得有此尔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蓋甘露雨也今据此則論者不知其所出也余見尚書中候謂堯時景星見於軫而沈約王嘉收其說著之書夫四氣秋為景星其說明甚故著其乃說過為其說以信緯候余知二者皆失焉

歐陽詢帖

余求前人論書必先擇筆至於動作皆得如意然後論工之善非是未嘗書也常和善書妙於筆故子敬稱為奇絕然書必託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更於筆特未嘗特心之器擇而皆得佳趣故當是絕藝蓋其所寄者特心之器

尒假以有見不滯功於此也論者謂飛帛冠絶峻於
古人有龍蛇戰鬬之象雲霧輕飄之勢真行出於大
令森森然若武庫矛戟至使智力奪氣信乎書妙至
此極者然飛帛象書世不復傳今收真行章草可見
知略無勁敵非虛語也虞伯施謂詢不擇紙筆皆得
如意此正紀其實尒宜遂良不能及也

虞世南別帖

虞伯施手帖諭儒學不使一日失業恐弟子墜其家
聲且戒之使其不忘也觀北堂書鈔大見功力深至
非積學之久不能盡此子纂雖識書學而文業衰矣

故知應氏九世文名為儒林所歎可以為難也方隋
時伯施以文學推選任秘書郎來護兒以武略任師
將帥至唐來氏有恒濟反以文顯而虞氏子懊以不
能世其業而為入仗宿衛故陸元方戲曰來護兒、
把筆虞世南男帶刀故曰雖在父兄不能移子弟理
固然也

薛稷雜碑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
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已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後
結字不失故應疎密合度而可以論書矣薛稷於書

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
則於褚為近至於用筆纖結字跡通又自別為一家
然世或以其瘦快至到又似不論於成法者也劉景
升為書篆家祖師鍾繇胡昭皆變其學然昭肥繇瘦
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它可
以不論也

李衛公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劒俠而衛公從之其似以任縱
自嬉而放悍不制者為也然攷其行事則動以禮法
自約又若老書生深究進退存亡者信王佐器世或
未易量也此書雖豪武自將然亦既放矣或疑其偽
將其暴侮神羞求合於香冥者乎亦當時憤激感慨
豪氣未除而然邪劉餗嘗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
所至詞色抗厲後有声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
言此書逮似或真有是邪將後人目此而附益之乎
餗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是則若可信也

褚河南聖教序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跡瘦勁鍊又
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篇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昔
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

墨賭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疾河南書者正得
於此豈所謂瘦硬通神者邪

遂良帖

褚河南於書蓋天然處勝故於學雖雜而本體不失
初學晉右軍既又學虞伯施後於史陵得用筆意乃
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習之立教必至於
穀至於白矢參連刻注襄尺井儀則予其法不予其
中蓋巧之所極當自其心得非可法度隼繩授也學
而至於此當自知教者之不煩也

辨法師碑

辨法師碑薛稷陀書昔歐陽文忠公嘗評其字不減
率更然所書不傳於後按永叔所得純陀書惟此不
知又有甚者焉也貞觀十二年奉勑書銘柢柱其字
磊落如山石自開隱鱗而出可以見方丈之執矣固
無牽强以成者也當時如虞伯施褚登對號能書者
皆避而讓之其後揶城縣愛其書恐失其次第則又
書于石後世得純陀所書砥柱銘者皆碎雜叢疊必
按於此而序之砥柱銘為薛純而此碑為薛純陀嘗
為秘書首正字本名純陀後以純自列於時余於類
書見之

碧落碑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知為陳惟玉書歐陽永叶以李漢碑為黃公譔書然字法奇古行筆精絶不類世傳篆而惟玉公撰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便能奄有秦漢遺文經到古人絶處此後世所疑也李陽氷於書未嘗許人至爨其書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世人論書不逮陽氷則未必知其妙處論書固應不同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世以名之李肇謂此碑碧落觀也故以為名李漢謂終於碧落字而得名余至絳州見其象今為龍興宮考其記知舊為碧觀而開元改今名又豪文若未畢其Q者其終非碧落字則肇說是也其云有唐五十三禩龍集敢牂尒雅歲在午為敦牂永叶謂高宗總章三歲以唐曆考之自武德戊寅受命至咸亨元年庚子實五十三年矣然則總章者誤也

別本碧落碑

絳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將不欲以搥擊石像乃摹別石目封其舊石像今世所謂皆摹本也雖橫直圜方典形有奇稽然遁其神者衆矣段成式言樊宗師作誌令陳惟玉書立大行山上此言險怪雖知豈嘗

求得其當而妄爲戲弄世言字不考古甚則以品爲鄰今於古文鄰字正如此便知後世不識古字而妄識者可以嘆也

歐陽通碑

書家擇筆如逢蒙求弓矢必後勁良然後及遠中微然勁矢良當求其才可爲者非是雖得善工不能極其精也漢世郡貢毛豪當時惟趙國爲勝而製或異亦復不良議者謂兎豪優劣工手有巧拙豪非優劣正應工手不得則不復論其豪也路扈世一名手見重以雜寶爲跗然其對不過秋豪之豪也及其後世漸以豐狐爲柱然鋒穎芒非兎翰莫可爲者歐陽通於書過自矜重至以貍毛爲覆兎豪管皆象犀然筆用兎穎自昔不能改至於爲柱則或假用他毛若遂用貍爲鋒心恐不得若兎之柔剛順適能中人意也後世或假胎髮羊毫雞毛鼠須亦皆成筆然不能盡其利用故知其特貴異尔逸少謂有人以綠沈桼桼竹管見遺録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之有然筆貴輕便重則躓矣不知貴犀象管者之可得輕便哉然矜特太過失其常理是有媿不擇帝筆者非

能其父書也

歐陽通別帖

今世所見歐陽通書惟三碑其別帖殆存此也筆力勁險畫得家風但微失豐濃故有媿其父至於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則殆無異矣書家論通比詢書失於瘦法薛純比詢書傷於肥鈍今視其書可信矣

長子（縣名）智乘院碑

智乘院碑唐鄭王文學阮立德譔李承福書碑成於咸亨中則大帝時也考次鄭王元齡懿高祖第十三子武德四年分國于滕出則沅州貞觀七年徙鄭十七年持潞州鄭改絳州一年再持鄭潞州復持鄭絳州所至以治能稱決大獄高宗褒以優詔當其時鄭王名重於朝廷為宗室表顯慶元年持鄭安沔隨鄂安州刺史此其立也唐書惟敘鄭潞絳三州不言再持潞降鄭其為安州刺史亦不著也子敬嗣國新旧書皆作璥蓋因其第琳顯名疑皆從玉也唐存中世宗子皆以才任戢而敬之三世為夷簡為宗閔琳之再世為勉皆位宰相其在當時至顯而史所書若此其可勝考邪然琛珪琰璿璲珩碑皆不具而別見于龕石此宜史官不能備録也

崔敬嗣墓誌

集古録曰崔為唐銘族而敬嗣不題余考之唐有兩崔敬嗣昔中宗放房洲吏多肆慢不為礼敬嗣為刺史獨盡誠推奉中宗復位有與敬嗣同姓者每擬官輙超拜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死矣即授子注五品官注生光遠嘗持節荆襄徙鳳翔又節度劒南其官職甚顯敬嗣亦以此銘於世昔人亦偶不考也

陳昭題名

河南石氏得唐陳昭題名制度大備如今日進士刻石甚陋段成式曰慈恩寺題名自張莒於寺中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柳氏訓序又謂常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摹效之按莒登科在天寶十三年此時已有題名觀陳昭所書在開元九年則其事可以考也封氏記神龍已來杏園宴後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惟書者紀之它時有相將相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則為添前字故李紓不加前字到老恨然則題名自是唐神龍初有之矣柳氏著書在中和三年其碑僅存成故事則我得考之方會昌也陳商知舉秦對不称改命王起主文宣旨停曲江大會及題名局席至中和而後進士

復題名慈恩則自廢而復行蓋此時也嘗聞唐人言
柳元宗劉禹錫題名慈恩寺談元茂秉筆不欲名字
著障目押縱版子者率多不達柳暗斟酌之馬徵文
鄧文佐畫著版子而宗元意不達雖一時為戲然德
嚣自可於此見之題名之盛亦一時所尚雖至今不
廢但隆殺異尔

六公詠

李北海六公詠余讀杜子美八哀詩則知矣今泰和
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又其說一章不盡或遺余
見荊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缺故得盡存可以序載
于此按中宗復位以彥範王扶陽暉王平陽玄暐王
博陵東之王漢陽怒已王南陽世謂五王然皆梁公
所進故邕歎其成大功者六人所至論者也諸尤奇
偉豪氣激發如見斷鰲足立四極時至今讀之令人
想望風采有味而深嘆可以賞餘音而不息也宜老
杜有云昔盧藏用謂邕如千將耶難與爭鋒史官所
美謂碑頌是所傳長余見他文亦不若是壯麗警拔
雷砰電射所至前無殆感憤而作故氣激於內而橫
放於外者也序言邕為荊州司戶參軍常氏平還為左臺御史張廷珪
貶福州司戶參軍常氏平還為左臺御史張廷珪

姜皎引為御史中丞姚崇出為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後貶遵化尉徒澧州司馬括州刺史歷溜滑汲郡北海不書嘗為荆州也

御史臺精舍記　唐中書令崔湜撰　漢承秦制御史為丞相式其後以寺隸之憲法所在也然立精舍以居其致一於此可矣書傳所見最先包含東海立精舍教授此在西漢未顧湜謂此佛之所舍昔漢處摩騰洛陽西建精舍為始誤也按釋書以靜居為精舍致一為不使雜也古之齋心服形其居必有可默存者今人猶闢屋為齋謂如齋戒以守其獨不可精舍名之此亦過也蕭摹之精造只塔寺精舍詣二千石庾子庾輿造佛寺因立精舍嶺南原明僧紹住弇榆山棲雲精舍皆此諸梵所居然書生立學昔傳此名豈致道之所居惟精一而後得之昔魏武嘗曰譙東五十里築精舍秋夏讀書其後徐庶折節學問精舍唐僧淵立精舍豫章阮孝緒以一鹿車為精舍徐伯珍立精舍祛蒙山陳寔立精舍講授張卲戴顒立黄鶴山竹林精舍張漢直其第出精舍數里遇之伯珍蒙山立精舍則古人於其居也以是名之凡以求致一

於學者以名自鑑觀其朝夕處之可不思以致其精
耶後世知釋所居為精舍便以為精舍皆寺也湜之
嗜利蔑學其可責以此哉

盧舍那佛像記蔡有隣書今見於世者三碑唯尉遲
迥廟與此存尔書法勁險驅使筆墨盡得如意當與
鳴都石經相繼也唐志称有鄭於八分本法怯弱至
天寶間遂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蹟然則當時蓋不止
三碑惜其令亡之也

尉遲迥碑

尉遲迥碑成伯璵撰世以蔡有鄭書特貴其序迥事
與周史略同然迥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迥已為
蜀國公矣逮魏之亡一宗伯且受命舊國旧郡望之
元慨于懷不翅傳舍一日去之矣隋公總政天下之
執可以知也迥則不受而承制起師以興復為任其
事則有疑也豈以地居嫌疑執窮畏迫自度不能容
其於闇而發哉則寃憤欝結不得其死宜其出靈響
以自見不得如伯璵也唐說自迥之死而相之
州都督死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既治事夜整冠危坐
有自西廉出者曰余後周尉遲迥也死於此遺脉尚

存願得畢塟前牧守者謄氣薄劣驚悸而逝非所害
也又指其女子曰同瘞于此明日嘉祐發掘得之備
衣衾棺器禮而瘞既夕出謝曰余無他能願畢公之
政節宣水旱唯所　嘉祐以事聞上請置廟時血食
有詔褒異今考德中朝制改葬逮開元丁丑張嘉祐
間俗郡言多崇公曰蜀国公独為純臣闕脩殷薦其
取戾也宜哉觀此自是武德改塟至嘉祐則廟而祀
之　亦不因詔而行也與尚書故實等書大異或疑
因崇而後廟之既廟祀而舉絶妖戾謂神之休福則
得之其謂遺脉而西廡詔為廟容改葬于開元歲以
以誤也

李太白藁

藁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誕武）蘇才元所
書世傳更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使謂不減魯
郡公然此書雖少繩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前輕
後越陵突略無道心之陳今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
王僧虔論書或以亦随其名声價增重豈以人可想
故耶

張旭千字

長史於書天也其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而

加手尔豈知曲直法度而全規矩斲削間邪觀其書
如九方皐見馬必得於若恤若夫若亡其一不可留
於形似之間也方其酒酣興來得於會意時不知筆
墨之非也忘乎書者也反而内觀龍蛇大小絡結中
暴丶乎乘雲霧而迅起肯異雨驚雷激電變怪雜出
氣蒸烟合倏忽萬里則放乎前者皆書也豈初有見
於毫素者哉而書果不可為矣彼其全於神者也至
於風止雲息変怪隱藏循規其初更無徑輙將一毫
不得誤是昔之照者已喪故耶

張長史草書

百技原於道自一心存者致於内後然可以格物則
精復神化於鑪錘間者此進乎道也世既以道與技
分則一渉技能械藝便不復知其要妙藏乎至精
此豈託於事者游派乎道之輙迹者邪余謂張旭於
書則進乎技者也可以語此矣彼其放乎江之津而
不避風濤知其非極於渤澥蓋不得其所止也故凡
於書一寓之酒當時沈酣不入死生憂懼時振筆大
呼以發其鬱怒不平之氣至頭抵墨中淋漓墻壁至
於雲烟出沒忽乎滿前醒後自視以為神異初不知
也今考其筆迹所記殆真得是哉夫神定者天馳氣

全者財放致一於中而化形自出者此天機所開而不得留者也故遇感斯應一發而不可改有不知其為書蓋神者先受之而忘乎書者則自絕乎經營之迹矣它日有復請其書以失豈知縣解一盡而萬物形可復更求其至耶莆田方宙子正得君謨所藏長史帖為書其後崇寧二年十一月壬申

張長史別本

見於山不喪其天見蜩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此可以語書嘗見劒氣渾脫舞鼓吹既作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而旭得之於書則忘其筆墨而寓其神於辟帝龍驂雷霆震怒之初矣則落紙雲奎豈復知也此殆於外者神動應於內者天馳耶昔崔延伯每臨陳則田僧超為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陳所尚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戰是知以氣勝者氣能蓋天下然後可以勝天下君子養心於虛靜而未始用其氣故能塞天下而無間若夫用其氣者已不能為用之矣故無感而後發然小、得知其功如此宜純氣之守者萬物不能窺其跡也

郎官石柱記

赤驥白感一駕千里當其披崐崘上羽陵時求其逸

景於逐足下殆無遺蹤　至於在六轡間和銮在前
鋈在（續）後則過吾表而舞交衢進退履繩旋曲中規求
其毫釐跌岩無遺恨也此其所投無差而輿無餘跡
者邪長史之書殆盡於此方乘醉時翰淋漓雖驚風
迅雨不能與其變　也此詎可以規矩準繩隨其後
而求哉及郎官記則盡楷法隱約深嚴筋脉結密毫
髮不失乃知楷之嚴如此而放乎神者天解也夫守
法度者至嚴則能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矣觀
其促鋒鱗勒峻磔抑左升右仰策輕揭緊趯闇收此
書盡之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長史書者是知騏
驥千里而未嘗知服襄之在法駕也

張友正草書

張友正作書自云得漢人心法其用筆過為鋒長而
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筆嘗動搖勢若宛轉世人故自
不復能用今考其書別搆一体自得成就雖神潛發
不逮古人然其過人正在自然處勝也今人不知古
人用筆或妄詆者不知書者也皇象曰欲見草書漫
漫落丶宜得精毫莞（而充）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　當
得活密不沾污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此逸豫餘
手調適而心懽娛正可以小展觀此便知友正用筆

蓋有所本近昭趙叡彥思學友正用筆至於草書已
能輕牽振迅頡頏筆墨間自與握一寸筆頭拘制方
寸間者異用也

崇徽公主手碑

碑在汾州靈石蓋集僕固懷恩女懷恩唐功臣以嫌
猜叛入回鶻沒其家入後宮大曆四年以回紇請婚
封為崇徽公主下降可汗以兵部侍郎李涵往冊命
唐都關中其入回紇道至汾上此其常也然託掌石
壁遂以傳後豈怨憤之氣盤結于懷而不得發遇金
石而開者耶

跋文會圖後

文會圖世傳閻令畫然圖中有奚官捧笏囊者予初
疑之以為唐史載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
搢笏於帶而後乘馬張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
齡始閻令之設詎九齡作相凡六十年不當此畫已
作笏囊也然予按梁戢儀云八座尚書以紫褁手版
通志云令錄僕射尚書手版皮紫褁之梁中世以來
唯八座執笏者以紫囊之段成式酉陽貶誤中嘗引
此以為不始於陳希烈則笏囊自蕭梁以來有之不
特從九齡始也閻令之畫笏囊蓋奚乏恠崇寧乙酉

歲三月十二日手摹之圖曰書卷末黃某長睿父記

跋李邯鄲撰御書閣記後

崇寧丙戌歲元日黃某在與仁府外氏任太師第登閣敬觀

美成龍章因覽是碑愛其文辭雄蔚遂躬

録之

跋崇寧所書真誥冊後

真誥所載楊許三君往反書牘語存而蹟逸深可嗟

慨故聊書之殊愧詞翰不備也然予書格本出魏晉

知者觀之亦可以求古人之筆意丙戌歲三月二十

日書

陶貞白云案三君手蹟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細能

大、較雖祖效郗法筆力規矩並無二五許掾書是

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

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止書古拙符文

不功故不寫經也隱君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嘆其

神識今觀三君跡一字一畫便望景懸了自善思非

智藝所及持天假此監令有以顯悟尔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書寫隸潘安仁閑中記語也

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尔抄其中事

跋秘閣續法帖後

崇寧丙戌歲夏調官上都寓城南昭化坊李伯表舍旅食無事因假信安劉文賜本自摹凡十卷同桐帋六十枚凡再浹月已竟晴窓潔几寂無塵從容塡郭纖微弗羌第此書當時緒次間有乖舛及第十一卷文陋書惡姑因其舊弗刪除云惟此卷逸少諸子書中乃有弘白一帖書既惡甚語尤淺俗謬厠諸主間殊爲不倫故十卷中心去此一帖耳然第四卷中得四月三日間一帖尚可刪也長睿父書

跋吳正獻公草書後

高適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杭行正獻公莫年乃學草書筆勢翩、遂逼魏晉孰秉燭不逮晝遊哉於戲公之用也忠猷亮節著於朝廷其退也直心勁節寓於翰墨故觀此書者可以得公之爲人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模本

劉御史最妙小楷其原蓋出王大令褚河南而能兼采群書爲一家雖體本媚弱行草差劣然求之今世亦非多有此帖所錄魚堂記最善其後數刻皆不逮也蒼舒書雖有骨氣而失於麄俗視劉遠矣

跋滑州常壽寺杜師雄留題後

某緣漕檄東郡事已還維舍此觀壁因知宗將軍碑
胙城深慰懷明過當觀之大觀丁亥六月初十日胙
城攝宰李顏送黃將軍碑乃黃景炅父羅刹碑虞永
興為秦府學士時撰非其書也

跋鍾虞二帖後模本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躰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
制今觀世傳逸少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關羽帖并
此表字背匾帶名行書一帋六行虞松草書具姓名
一帋十一行此卷鍾虞二帖正與此當是竇所見者
所謂名微格高後見叔茂躰裁簡約肌骨豐裕如空
凝斷雲泛連鷺者也三小令一帖尤可愛清麗婉雅
將逼子敬駸、欲度驊騮前非虛語也大觀元年十
月五日長睿書

跋仁智圖後

右列女圖自密康母至趙將括母九十五圖攷於劉
向傳此乃畫仁智一卷像也所題頌即傳所載王曰
傳而云回嘗見母儀賢明仁智三圖而已今江南二
圖亦復亡軼獨此仁智一卷在焉弥宜珍録故摹之
大觀元年季冬望日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紹聖疆圍赤奮若歲春三月東府草書急就章

書此倏十二年其中丁興慨者多矣大觀

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夜長睿書

跋韋鷗十馬圖後

韋鷗十馬後有元和李丞相吉父題字真佳蹟也少

陵有韋偃畫馬詩偃當作鷗蓋轉寫之誤閣中集名

畫記唐志皆鷗云大觀戊子歲三月初七日黃某書

跋晉人帖後

此帖雖可愛而不類晉人語恐偽當是虞永興自脫

以下四帖亦非逸少語當時後人集其書為之戊子

歲三月二十三夜觀

跋破羌跋尾弓後

此去年書今觀如覺微進何時一超直入古人地乎

執筆憎慨大觀戊子歲七月二十八夜東齊書

跋所書真語數帋後

數日夜旦攷校殊無閑功今日已竟燈前觀陶華陽

真誥戲書此數條吾於書字比今人羌知古意非於

漢魏晉諸人書中游心者不愛大觀戊子八月十九

日夜論秀堂書

跋模本王逸少尚書中書帖後

右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三字
黯二熾一注五缺十字大觀戊子歲八月二十六日
癸卯洛陽官廨裴雲林子書
大觀己丑歲八月十六日夜於洛北應天寺授此卷
時迎奉三聖御容同舍宿者留守判官劉亨道府
推官張東美河南丞玉質夫長睿書
此碑稱敏之先謙贛能精微天意傳道興京君明郎
漢書稱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者也而碑乃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跋世說第三卷後

云譙贛其姓氏不同如此豈聲文相近承傳之譌歟
抑作碑者妄引以爲譙君之先歟然二漢相距非遠
金石刻不應舛午是知冊牘所傳其失多矣左氏僖
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代陳討其貳於宋也
遂取焦夷頓而還杜預謂焦今譙縣也據此說則焦
譙亦通音也近世有安何籀者以隸書知名目是碑
爲蔡中郎書未知何據自謂學此法清勁有古意與
梁蓋皇行筆正相反予謂漢世隸法王魏大變不必
梁蔡勢自爾也此碑意象古雅在繁常侍蔡豪長二
碑上借非中郎自可師法大觀三年八月癸未西都

掾廨裴長睿書

跋世說新語後

世說之名肇劉向六十七篇中已有其書今亡宋臨川孝王因録漢末至江尤名士佳語亦謂之世說梁豫州刑獄參軍劉俊注為十卷採摭舛迕處大抵多證之　裴啓語林相公出入皆清言林圃也本題為世說新書改成式引王敦說澡豆事以證陸暢事為虛亦云近覽世說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之蓋近世所傳大觀已丑中夏七月從宗慱張東美惜觀兩月因讐正所畜本此出宋宣獻家比世所行本殊為詳備但累經傳寫頗有脫誤耳已丑中秋日借張東美本校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八月晦又以西都大內內省供奉李義夫本投第十卷

跋百家詩本後

王公所選蓋就宋氏所有之集而編之適有百家餘非謂唐人詩盡在此也其李杜韓詩可取者甚衆故別編為四家詩而楊氏謂不與此籍妄意以為有徵旨何陋甚欤

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

歷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就便皆書文之林苑欲識此字不可不知惜哉允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爲者以昔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顏籀賞其清靡籀注此書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稽會等篇本倫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爲真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稔有鳳翥鴻等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毋縛而下終七百五十字此本是以已蓋唐人摹而弗填者通陶隱居謂之填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予遂手榻一

郭書近世謂之双鉤書蓋欲知筆徑所自故尔既手榻復補其遺字於旁終目以倫忘云大觀己丑歲十月朔黃某書

右軍甘蔗帖後模本

此帖中云甘蔗十丈初不可曉曰思曹子建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心折十丈云者恐若木千章竹萬箇之類蔗似竹於文從馬此帖以之俗從草非

跋右軍論諸葛昏書後模本

此卷有論諸葛昏書故晉謝石嘗求諸葛恢稚女恢不許及恢亡乃成昏於時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

有恢遺之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嘆曰諸葛在遣女裁得尔耳始不知此何與逸少事而嗟賞若此尺觀此帖乃云二族舊對故欲結援諸葛、若以家窮自當供助昏事又云欲速知決始知右軍為主茲事故觀謝婦發此嘆也已丑歲十一月十九夜長霄書

跋蜀道圖後模本

顧長康愛稽叔夜詩因為之圖而垂綸長川目送歸鴻等語弥灼、在人耳目盡之不可已如此之、也雲勢岫色林谷明藹皆有逸趣非嘗歷蜀道而知少陵詩意者未易迨此大觀四年二月日書

跋輞川圖後

世傳此圖本多物象靡蜜而筆勢鈍弱今所傳則賦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蓋摩詰遺迹之不失其真者當自李衛公家定本所出云大觀四年三月初吉會稽黃某書

跋景福草書後卷

唐昭宗景福三年正月改元為乾寧此書乃是月作而猶用舊號者當是詔令未至燕地也此卷作草書應規入繩猶有遺法然僧書多蔬茹氣古今一也大觀四年四月十一日長霄書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章申公書暮年愈妙一以魏晉諸賢則為此甚正書殊類逸少所臨鍾書尚書意象高古非可以近世倫擬也而論據端確評裁曲盡非深於書者不能識之然此卷論薄紹之氣質比羊欣以下乃申公自論前此皆書法要録中語也申公寫戲之耳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

蘇顯道以此紙求僕章草急就篇既為之書并書出師頌等三篇及於帝尾論書類條以盡此卷字勢筆迹雖媿昔人然不知魏晉以先書法者頗勿示之大觀四年六月庚寅某長睿書

跋藏真書後

藏真此書殊合作授裳像爽等字雜章草法弥足愛也大觀四年季夏九日

頤長康畫列女圖中有蘧伯玉車形筆勢與此田車了無少異且三車之士方從禽馳騁而神韻閑安若中禮容非頤陸遺蹟不能追此博陵之筆縝細而此圖簡古裴公以為無有異於簡令何耶大觀四年十月五日閩人黄某書

跋章草仙真詩後

章草法絶久矣師友鍾索王蕭於千年兼仿佛與徐君求予書真仙詩予所欲書詞指高妙玄邈超然出陔紘之外不應以世俗書之遂為作章草自靈山造大霞而下凡十有二篇云大觀四年十月六日

跋石晉熊皦詩後

劉夢得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是之五季道衰文衰當時操筆牘士率皆哇俚淺下乱雜無章其間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膚近而忠誠可取皦者蓋鮮儷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絶二十篇及晉朱感興諸而悲之蘇君又出當時集藁示余雖不脫尔日風範亦時有佳語自可傳後無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閩人黄某長睿書

跋蘇氏傳後

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一古文曾堂壁中書也其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若三代鼎彝遺像篆是已奇字恆巧而差異工若漢劉棻從揚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叡韻所載是已今人往〻不能辨之遂盡以奇字為古文焉武功君於篆法工矣必能辨耳予恨不獲一面第觀遺蹟使人慨然

跋蘇氏書後

僕自弱齡喜篆法初得岱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岐鼓壇山宇及三代彝器文識又學之仰其高古惟是之書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目下此者未嘗過而問焉今觀蘇君書規撫雖法李監而端勁方穩殊可珍傳信哉未易重而忽今也

跋蘇氏遺蹟後

洛陽漢魏晉唐舊都衣冠冑裔類多弗絕然園第轉徙或非其舊獨五代時蘇莒公禹圭之後保其故居鬱然尚存其子姓蟬聯以才德聞者娓娓不墜今顯來標顯累世美範尚不泯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日書

跋海陵志後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慶曆中在金陵廚人以方石鎮視之有字刻乃此志也後爲人借去不還遂亡所在本今世殊難得然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陵王非也又云謝朓撰并書而已但云朓立耳然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淺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朓書也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如溫文著性石本云著姓嗣德方褰晚夜何長石本云

著姓嗣以石本為是政和元年正月十一日黃某長
睿父書

跋昌俗引別集後

右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按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
為之叙未成閒知賀有外兄與賀筆硯舊台見以
捜采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黯改處
多頗得公所輯視之當為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絶
跡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
嘗思報之令幸得公所載并舊有者悉投匿中笑公
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
牧所叙賀歌詩篇才四另耳此集所載豈非李藩所
藏之一二乎政和元年三月望黃某長睿父從趙來
叔借傳于河南右軍官舍

跋温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新壺格七国戲二書皆傳自温公之孫樟文叔象圖
本乃公予書頗有黯政處蓋初草定時本也政和元
年六月十七日黃某長睿書

跋九詠後

洛陽王晉王好文愛古鑑裁殊高予自為此文首以
一通贈之雖子淵九懷無以遠追靈均逸步然体文

郊居欣遇王筠真賞云

跋秘閣第三弓法帖後

此卷偽帖過半月庾翼後一帖首大已向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而韻俗筆弱濫厠諸名跡間始予觀之但知其偽而未審其所從來及備員秘館因彙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倣書弟茗干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此帖者皆在焉其餘法中不載者多並以澄心堂帋寫蓋南唐人聊尔取古人詞語自書之爾文字而非故斯人者自目為倣書蓋但録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法帖時王著輩不悟其非故但采其名雜載真帖間可勝歎哉今列此卷内一手偽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親故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瓌　劉穆之　王紹　紀瞻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右十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偽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凝之　操之　渙之　索靖　王垣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其餘盡

僕題此帖忽七寒暑光景如借正如誣伸臂須耳政
和辛卯歲三月望長睿又
炎而附寒而去喜朝而惡暮者俗皆然方丞相謫漢
東時通書牘接殷勤者潁川先輩一人而已乃知任
某長睿又于洛陽
安抵柱之心不獨称於漢世政和元年七夕閩人黄
張丞相書附

一手偽帖

跋舊題破羌帖後

跋張天覺書後

予兩任江右今謫官漢東獨足下兩有書來臧洪曰
仁義豈有常師蹈之為君子豈虛言哉十一月十七日
高英白先輩足下

跋洛陽九詠瞻上清後

右瞻上清一首乃僕洛陽九詠之一也目此碑帖有
五君搭拌文故書於帙右欲考搭拌所以者觀此可
知也政和元年八月初吉黄某書

跋法帖逸火書後

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右風味故長沙法帖以
淳化待詔所摸為勝世俗不知爭購秘閣本誤矣此

逸少一卷尤妙僕謂此語故當有亦不然白摹書真
似騎生馬不暇施控勤時有驟跌不害其妙處但搨
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揚許書法乃佳耳此本僕幼學
者戲書其後政和元年九月夜書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魏正始中務談玄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景純
始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玄度轉相祖尚又
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体盡矣今山陰修禊諸賢
之体正尔然皆寄尚瀟遠軼迹塵外使人懷想之深
頃見晉人一帖云三日詩文既佳興趣高古覽之增
諸懷年少作各有心謂此詩也是時與集者四十有
一人今有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自不
凡亦可珍録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于右軍越堂

跋王大令搜衣帖後

右摹本王大令献之搜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
權陳惠辨押尾盖梁御府法書也筆勢閎放實子敬
書之合作者政和元年夏四月洛陽官舍褒

跋宝篋經後刀王晉玉所蓄書凡五軸永予跋尾

此經結字殊類褚河南河南書盛行正觀永徽間故
雖經生亦皆摹放闢令署家令銜署名字當是東宮

經也

唐史載武后作十有二文此卷復有證聖等字當時制字不特十二而已卷後初投再投皆秘書郎桓彥範著名蓋桓王嘗作此官本傳亦不載

跋筆藏經後

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況吟此吟語恍若李真在目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

跋張長史帖後

世人摹書多作已態此卷搨右軍諸帖及搨歐輩跋

摹逸少帖後

字如人面目不同而翩、各有佳趣深可玩愛冬初一帖乃虞永興書西上等非晉人語也

跋藏真書後

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李太白詩藏真書之可謂二宝謝康樂不專美於前矣

跋錢氏書後

予家吳中每聞故老言錢氏有國時賦厚役叢民不堪生今所營梵宮脩極窮極綿亘林壑他所興為率稱是宜若不能長守然武肅以唐乾寧二年乙卯歲兼東西浙至我朝太平興国二年戊寅歲獻地傳四

將八十四年自五代來偏據之雄久肖國者莫吳越
若也詎非久假伯畏義尊王以克永世者乎今觀所
下二書每自抑復良可嘉也

跋王谿集後

政和壬辰歲四月從河南王晉玉借東平呂氏本篇
目頗弗倫因為緒正之二十九日乙卯裝于西都右
軍巡官舍之樾堂是夕微風暑氣殊清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此富鄭公家書甲子歲洛陽大水公第書無慮萬卷
率漂漬放失市人時得而粥之鎮海節度印章猶存
是尚書軼數弓以鄭公物姑置而藏之政和二年夏
五月初吉雲林子書

跋十七帖後

右逸少十七帖迺先唐刻石本有今世間有二其一於
弓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投定者人家或得之
其一即此本也洛陽李邯鄲家所蓄舊本頗與此相
近其餘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煌得唐賀知章臨寫
本勒石寘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著又將勒石世勢
殊踈拙又有一版本亦似南唐刻者弟叙顛舛又與
十七帖而誤目為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真獨敕字

本及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具存世殊艱得
誠可喜也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與予所著法帖刊誤
論此帖本未頗完今並列于左方云政和二年五月
初吉黃某帖書
十七帖長丈有二尺正觀中內本也凡百七行九百
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
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弓取其迹
以類相從綴成弓以正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
率多紫檀軸首白身紫羅褾緘成開元皇帝又以開
元兩字印印之跋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帖
者此弓首有十七字故以名凡二王書後有亦有取
帖一句語稍異者標為帖名大約多取卷首及帖首
三兩字也
右見張彥遠法書要錄
跋輞川圖後
輞川二十境勝槩冠秦雍摩詰既居之畫之又與裴
生詩之其畫與詩後得贊皇父子書之善并美具無
以復加宜為俊人宝玩摹傳永垂不刊然此地今遺
址僅存園湖垞沂率為疇畝未有高士踵茲逸懷使
人慨想深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烜武陽黃某

於河南官舍同觀

跋陶淵明禁後

政和二年歲壬辰六月十四日己亥於洛都大福先寺投竟時京西漕使張集僊晉父公易總運六路是日啓行與僚官送至白馬回遊福先黃某長睿父記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是碑劉河清沔元中見遺猶乃祖龍圖所畜本也但有二通此其一云政和元年十一月於河南右軍官舍裘黃某長睿父呂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書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漢太尉劉文饒碑二故吏李謙等立一門生商苞等立一在今西都上東門外官道之北洛陽尉射圃中近世好事者亭以覆之目其為室刻蓋以是碑為蔡中郎書故名焉二碑陰各有題名唐湖城公劉爽修碑記亦存焉予官洛五年每過上東必裴徊碑下想文饒之高風玩中郎之妙楷與歐陽信本之觀索靖書碑生卧不能去何以異之曰今文裘為三帖而時觀之政和二年七月初吉黃某長睿父書

跋何水曹集書

隋經籍志唐藝文忠遜籍皆八分晉天福本但有詩
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分特完
目借傳之然少陵嘗引皆鴉接翅歸金粟累搔頭等
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丶月隱洲輕
燕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
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岩際宿等語子美皆采
為巳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語也古
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
宮堦曉燈離室為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
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遞字

風起嵯峨雲荅高博士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還
度五洲云蕭散烟霞凄清江漢秋荅庾郎云蛺蝶縈
空戲日暮望江云水影漾長橋贈崔録事云河流遶
峥青川平看鳥遠迤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
庾子山集有所不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三枝橫却
月觀花遶凌風臺銅爵妓云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栢
声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死
乃太貶平陰鑑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確乃沈
宋近体之推輪也政和二年九月十二日於河南右
軍官舍校黃某書

跋黃王易簡玉仙傳後

昔東晉楊君羲精思句容夢登蓬巒與洛廣休等五仙人遇其游觀奇山峙漱濯滄流清語道者流類能言之今觀玉仙傳後所書座玉溪酌雲腴二夢與楊君事殊世冥符斯亦異矣於戲玉虛太漠之游公其勉之政和二年十一月九日武陽黃某書新安周穎宜興蔣寧祖是日觀于道山之南榮

跋元和姓纂後

政和九二年九月初吉得於河南故弓首有鎮海軍節度使印蓋富韓公家舊本也會稽黃某書

跋穀梁傳後

柳子厚云穀梁子甚峻潔又云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信哉政和二年十一月七日黃長睿書

跋三蕭碑後

此楷法自鍾元常後唯江右諸賢頗得之故蕭殿中書是碑古雅可喜然下至隋唐其法遂亡虞歐褚薛弗能逮也此可與識者論云政和癸丑歲四月二十七日黃長睿父

跋顧誠奢書呂肅公碑後

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頴顦

顧矣運鍾筆力破餘地昔在開之中韓蔡同贔負玄
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誠奢也觀其微蹟
乃知子美弗虛称之碑首倒鼇亦自奇古不獨八分
可賞云政和三年六月丁丑黃某長睿

跋楊少師詩後

少師此詩本題於西都壽寺華嚴院東壁僕近歲官
洛覽因宋次道三川官下記之丞往觀焉墨蹤石本
皆不復存院僧云三十年前有士人寓是院數歲及
徒居它郡与石亦弗之見豈非好事者負之而趍乎
念忽得此本殊可欣也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黃

某書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榻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
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二字勢源放歐
率夏固自合作殊可住嘆世傳黃庭真帖為逸少書
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
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徒
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
及子上許掾掾以傳子黃氏黃民以傳孔默後為王
興先切寫之度江瓢論惟有黃庭一扁得存蓋此經

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年
且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陰曇礦村養鵝道始降
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案梁虞龢論書表云
山陰曇礦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
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
便合群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攜鵝去而
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牽群相贈尔
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即黃庭非逸少書
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
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害猶存有否蓋此啓在著
真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
黃庭但得幾篇即為国宝遂誤以為逸少書李太白
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尚歆
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
鵞而不去黃庭豈非覺其謬放然此今帖見於梁
蓋晉興寧已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
李鵬舉家畜此帖一另乃褚唐令模單郭未填筆勢
精善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黃庭中有五行為周越
摸換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右今題此卷
聊尔論之政和三年九月望日黃某題傳墨卿同觀

是碑在亳州永城縣廨中僕向見滕同舍言其自復於上官仲雍知其所在政和癸丑歲十月十九日余國器聖求自永城寄至詞筆皆古雅因以章草書其文一通以便覽觀云是夜鼓於清平坊第書長睿父記

跋孔聃碑後

袁液僊夫貴戚子姓而好學趣尚不凡殊近可喜意其必大而年未三十不幸死矣深可羌惜予在洛陽與之同僚投分素深覩其遺跡不覺潸然政和三年十九夜長睿書

跋袁液僊夫帖後

杜預記汲冢書有云別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杜集人名也僕近於餘中求師春觀之乃與杜說全異杜云純集左傳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国世次乃三十八公歲星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变卦又不專載左氏卜筮繇是知其非元凱所見師春也然杜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冢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晋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抄汲冢書紀年等篇耳然杜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国別而此

跋師春書後

皆有諸国杜云紀年特起殤叔次文侯昭候而北記
晉國世次自唐虞始不特起於殤叔則三者又與紀
年異矣及觀其書歲星事有征南洞曉陰陽之語乃
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録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多古
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政和癸巳歲十一月初吉
借睢陽滕子濟本傳會稽黄某長睿父書

跋高彦休闕史後

政和三年秋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叙云甲辰歲編
次盖唐僖宗中和四年也而其間有已書僖號者或
後人追改之彦休叙事頗可觀但過為緣飾殊有銑
谿虬户躰此其贅云次年三月七日再閲一過黄某書

跋何璧書

是書字字應二王撫舉何璧者不知何物人草法之
工如是然所書月儀等帖辟大淺俚唐中葉後人所
為觀者取其書其語可也政和四年四月望黄某長
睿父書

跋段太常語録後

此焉本是廬陵官下記上篇亦段太常作政和四年
四月十八日以秘閣本投長睿書

跋集逸少書聖教叙後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都釋諉弘福寺懷
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
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纖微克肖書苑之說
信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
高韻目自目其書為体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自
今故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僭耳碑中字
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年四月
二十四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遊圖

宋之問　王維　李白　高通　史白

岑參　崔顥

昔人深於畫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常
法觀者顧陸王吳之迹時有若此如雪與芭蕉同景
桃李與芙蓉並秀或手大於面或車濶於車使倍工
脫未兌隨變安於拙目故九天皐之相馬畧其元黃
取其駔雋惟真賞者獨知之此卷寫唐人出遊狀據
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駈交睇相語豈亦
於世得意忘象者乎求書者主名弗可知要非俗手
作云政和甲午歲四月二十四日觀于道山東序

跋王大令帖後

張懷瓘云子敬草幼師父而後法張芝僕謂獻之行草亦然模矩雖出於逸而筆氣飄飄已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辭也觀此帖縱若此而唐文皇目以拘攣餓隸無乃太貶乎政和甲午歲八月三日夜雲林子黃某觀

跋張閎道草書後

王簡穆以子書名齊世實臯謂其密緻豐富神高氣全今遺蹟可見者有劉伯寵謝憲王琰三帖尚傳其論書一篇且載本傳意當時必自書之惜乎今亡矣張閎道游心翰墨追為之書殊可喜也僕見前輩效鍾王書自羊薄以還類多規模然雖精而弗肆至高張融自謂不恨已無二王法乃恨二王無已法乃知一藝之至亦當克自植立融之言不為過也今觀閎道真草亦矯然自作一家範宜諸賢難賞之多云政和四年十二月庚午黃某觀

跋四皓碑後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胙几豈亦當時所立耶政和五年歲乙未正月二十三日再書同觀者次明第

跋細字華嚴經

東漢師宜官善書大則經文一字細則能方寸千言是經者亦以尺紙作七萬字殆得宜官法也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經尋細不容法髮迫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譎詭不勝原研稾所不能計寧賜所不能喻予於此經亦云政和五年二月甲寅雲林子黄某長睿父書

跋陶華陽書後

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居真迹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為人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世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為楊瓊瑶作奏章稾與前二書雖真不同要非異乎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体甚峭快今審其疏比之鍾王為未成就然神韻閑曠那可以悄快目之獨竇臮謂其高爽自然逸軌奮斧頗近實云政和乙未歲二月二十二日黄睿某長睿觀

跋盤淺圖後

右盤綫圖唐王叡叙而傳之以為唐諸王之遺跡然予雖於吳中見劉季孫景文家有此畫一焉古題云宋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獻一筆畫一百

事帝賜以犀柄麈尾與此本大同小異所畫物像存者亦五十為種匠意簡古筆若出一手然後知是畫非唐人能為叡以為唐諸王畫誤矣政和五年春於東陽清平坊手摹一通黃某長睿父題

跋趙韓王書後

蕭相國守關中因鮑生說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說當楚漢相距京索間高帝方暴衣露蓋有疑蕭公心故欣其此舉若夫藝祖太宗則不然聖度弘廓任賢弗疑佐命之臣類以功臣寵祿始終而忠獻王良梁楹丕基為宗臣雍熙中四方底定久矣承平之際偃息近藩豈復見疑而曰婦子取信以自明哉其遣夫人朝京師賀誕節蓋忠順之至誠見於禮非謂位高多懼而然也至其家閭中視攜審細字畫謹嚴又以見王之克勤小物如此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黃某謹書

跋江南藏真書後 唐慤通史所瑤求予題跋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真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真自叙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真迹豈亦江南集賢所蓄書乎

跋龍眠九歌圖後

不應改偃字

楚詞九歌九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於文選故是國具闕珠宮乘龜逐魚亦可施於繪素後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

跋劉向列仙傳後

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列仙之名當始此傳云劉向作而漢書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向無此書又叙事并賛不類向文恐非其筆然事詳語約辞旨明潤疑東京文也

跋索靖章草後

索將軍章草下筆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儀急就篇此著名書也春蘭秋菊各不同而花自有佳趣

跋王晉王所藏韋偃馬圖後

張彥遠謂偃善畫川原小馬牛羊今晉王所藏本皆沛艾余謂杜子美詠偃禿筆掃驊騮騏驎出東壁即不特善小駟而已蓋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偃從容二人間第筆格差不及耳昔予見嘶齧式馬小圖於江左人家筆勢駸、亦若此本偃畫不疑四月八日

跋王方慶押尾後

王方慶雖京出瑯琊然自褒至方慶四世封石泉今

寶章押尾乃云琅邪縣男不辭其異哉方慶嘗改封
而史失其傳邪長睿父書

跋西京雜記後

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缺
耳其称余者皆歆所記草木名而段柯古作酉陽書
乃云稚川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非也
蓋段誤以歆自称予為稚川耳又按晉火葛未嘗至
長安而晉官得有華林令而無上林令其非稚川決
也柯古博洽當時罕傳猶舛謬如此長睿題

跋步輦圖後

右晉明帝步輦圖南齊謝赫畫雖經傳摹意傳高古
但所畫輦上設一几旁施雙杠殊無輦制自按輦自
漢以來始為人君之乘魏晉小出則御之過江遂已
制度大乙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秦獲京師舊輦
形制無不差時人服其精記則明帝時輦無制度宜
矣又東晉時韡袍尚未盛行而此圖侍臣服之豈當
五胡擾中原江左已襲其風歟卷首題云廣順癸丑
季夏狂生摸嘗見陶穀家逸少帖後有顯德初酒狂
題字與此正同廣順顯德相接當是此人第未能名
之耳

跋干祿書後

歐陽文忠言楊漢公謂此書以工人用為衣食業故摸多而損速非也蓋魯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偽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摹多矣豈止工人為衣食業耶此論良是但為漢公所勒多失真則不然今觀此書精穩勁媚殊得顏真自以為不羌纖毫信矣文忠又云干祿之注持重舒和尚而不局從余改之曰持重而不局從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之筆意

跋絳帖子敬書後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本如告至晚或成傷皆子敬書廣袤肥瘦後先不同乃尔豈稚老結字固有異乎抑具諸家法別作体乎

跋法書五帖後

同娌松二姝三帖王氏書蚊蟳一帖梁陳間人書損惠野禽一雙一帖近世偽作殊惡

跋周陽侯家甗文後

此西漢時器在文潞公家字畫細淺難推拓合以榻書紙帖器銘上就摹之殊不真失也

跋王晉王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寶蒙南齊畫目中有桓溫像一卷上之上此卷後題之上品正此畫也但長康乃晉陵無錫人此云譙國人不知何謂袁倩毛惠遠宋人沈文姚憶琛梁人當時秘府書畫多此諸人題但此卷毛姚題于唐褚令後恐悞録也

跋二鍾虞松王珉帖後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躰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今觀世傳逸少臨鍾書尚書宣示破關羽帖曹娥碑并北力命表字皆圓闊殊無長躰豈文皇誤以廣爲脩乎寶象述書賦注云小鍾帶名行書一紙八行虞松草書具姓名一紙一十行北另鍾虞二帖正與北同虞松者所謂名微格高復見叔茂躰裁清約肌骨豐裕如空凝斷雲水泛連鷺者也王小令一帖尤可愛清麗雅將逼子敬駸駸欲度騂騮前非虛語也

跋陶徵士集後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而僕丹銘事黙勘勤不去手良可自推也

跋真誥衆靈教戒條後

此下方圖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恐後人所附益非揚許書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書後

紫陽碑乃張從申書李陽冰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録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於世今人反此初不閑書則從申之見棄宜矣

跋定本古器圖後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於山陰以張丈人家本授并補所之黄某長睿父書

跋漢舊儀等書後

此書帙中漢舊儀典儀官儀及詩譜并劉邈父公食大夫義至寓辯凡十三篇中有先大門會稽公手書自增諫官而下十篇并李外郎一詩皆先君手書於戲子孫真永寶讀之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某謹題

跋唐人書後

此十餘字在秘閣唐本藝文類聚内一另尾蓋貞元中人題曰嚮榻之政和五年十一月甲午

跋門弟所藏張從申書

張從申書其原出於王大令筆意與北海同科故重一時書苑云從申結字鎮密近古未有弟從師從儀

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名揚四
海內厥有季第工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
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
外一步不窺予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於大令筆
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
揚低昂大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
佳尚近世歐陽文忠為集古錄而雅不愛從申書故
此碑見棄而特錄其篆首至其書王師乾碑以見稱
於秦玢故聊存焉信乎貞賞之難值也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政和二年夏在洛陽與法曹趙叔目檢校職事同
出上陽門於道北古精舍中避暑於法堂壁間弊篋
中得此帖所錄杜子美詩頗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
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詩雅量涵乃作極當以此為
正若是者尚多予方欲借之寺僧曰以見與遂持歸
校所藏本是正頗多但偶忘其寺名耳六年二月十
一日舟中偶翻舊書見之目題得之所自山陽
還丹陽是夕宿楊州郭外長睿父題

跋維陽伽藍記後

大觀二年三月二日緣檄行河陰縣城堤於北禪寺

初投一過四月七日於東齊再投竟政和六年二月十二日丙戌於揚州南門舟中讀一過觀戊字歲爲此書爲時題字俯仰八載矣長睿父書

跋宗室壽竹畫軸後

張彥遠論畫以爲上古意簡而蹟淡近代煥爛而求全故以氣韻生運爲先經營位置爲下予嘗考其語以謂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美蓉出水自然可愛顏光祿則如鋪錦列綉琱繢滿眼自然之與琱繢蓋不翹雲壤今觀唐人遺跡薛稷以羽毛聞然格遠而筆弱蕭悅以竹聞然筆勁而乏韻二字之畫但專萃精於一猶不得其全況梅竹集羽並秀筆端趣閑韻遠若師純之此畫真可尚已意於文則謝客之言天詎足多慕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會稽黃某觀

葉德榮藏鈔本無跋多會各自至末即以
崇敬云云手碑為七卷序
蕘夫題

廣州書跋卷第八

魯公祭姪文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畫之也魯公於書其於過人處正在法度備存而端勁莊持望之知為盛德君子也嘗問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微造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体外乃知書一枝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猶子文殆兼存此体者也

磨崖碑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斲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結以能文卓然振起衰陋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得騁其詞也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苔固遠望雲煙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之偉觀者耶嘗謂唐之文敝極矣結以古學爲天下倡首芟擢蓬艾而洗道心之塵奮然拔出數百年外故其言危苦險絕略無時習態氣質奇古踔厲自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冷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過自刻劂故波不肆而停偪有限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之能古文自結至始愈而後大成也

放生池碑

顏太師以書自娛平生意好惟此不替晚年嘗載石以行磨而藏之遇事以書則隨所在留其所鐫監視而考之自公之沒名德雖在人然世豈盡知惟書于石者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於世或謂公以書傳流俗間至野人田老皆得名甚至與書藝人並傳大抵人於其所嗜必傷至其所甚蔽則賤理之必然者也

王密碑

大師於書天得也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余見此碑特盡之矣故爲世絶藝觀大師名德偉然爲天下第一忠義之發本於天性今人未得盡知惟書法入石流傳於世後世無賢不肖皆得知之蓋以公爲善書人也至與侍詔並列今書藝所學皆深墨重筆如指畫木印狀類笑子皆謂能學公之書矣昔夫子能拓關而不以力聞蓋亦慎其所習也公於書分自喜以名於世常患後世不以傳者則其陷流俗中亦自取其累也

摹畫贊

東方曼倩畫贊昔魯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頑刻後世復爲摹搨以傳然魯公於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考朱墨而印於石者此今侍詔書院人書尔果有道邪公之書幸今猶有存者故世多見之不幸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以見者他日人見其書必有睡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

新驛記

新驛記唐秘書少監李陽冰書冰陽在唐以篆學名世自秦相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詣絶處更無蹊轍可索陰碑

有頌謂斯千載氷生唐時氷今已去後來者誰後千載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宝之昔歐陽文忠公嘗擬唐相賈耽爲之耽氣尚陽氷書爲序其說文字原耽後又爲滑州刺史則其爲刻此或可信也余書其言蓋舒元輿所爲玉筋篆志謂斯去千載氷復去矣誰能得之當盡於斯嗚呼主人則與今碑陰或異蓋後人目其文時有改定以合此記不足怪也雖然陽氷篆字甚其工處不盡於此而刻元輿頌者獨見此碑知爲耽所著尔元輿又謂陽氷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信矣則亦屢進而不止也

李陽氷篆千字

陽氷於書授法張旭世疑長史遊於顛冥之地矣所以離遁繩墨而自放者也豈有轍迹可求於輿之外哉觀陽氷此帖得書法三昧雖規合矩應不遁方員至於神明合離殆無蹊徑可蹈而循固知與長史異者形迹之間也書家以法相授其律甚嚴非心融神會未嘗以付始求於法不參流動如羚羊掛角更無聲迹逮其游於法之外者斯可語成法矣若隨墨索其後而循尺度以揆長短此復有法耶昔人學蜡不

能相同是得於形骸之法所以更遠知此說者可與
言書矣

琴銘

唐李祕監琴銘十字特奇古李陽冰小篆惟見於此
琴在太常昔陳儀為協律郎出嘗以示客余目摹其
書今琴入禁中故世以其書貴也沈存中嘗見於書
曰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佗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
命工斲為此琴且謂琴欲材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
以制琴所未諭也觀此是栝未嘗見琴其得於銘亦
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為臨岳等此豈為琴材者邪或
曰琴之臨岳何據曰昔孫云回風臨岳刈飾流
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濟州之丹林顏黃門曰琴首
更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籍絃欲其不刻入也世
人既不見琴而銘又少得栝以書行於世則余不得
不有辨也琴岳琴首更絃者是伯思不善琴遂不敢
斲乃知古人懸斲多有繆處

徐浩寶林寺詩

李彥邦出會稽寶林寺詩豫章黃庭堅書其後曰法
士多環能粲反乃是僧為鼈尔孤岫龜形謂在山有穴
而特不可謂山余評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貴季海
書名唐世而此石乃公平生書在一二間不得不尚

如高閣無恢矣乃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扶而警之是一快事謂環能孤岫不害於詩黃子求人已細張子曰回進拒衰表賢選能奴來反馮相觀樓祈禳攘灾古人以如此音況能有所合謂之能自有據耶尒雅曰山有穴岫不必謂如神瀵孔山有竅穿可見者皆是故謝康樂言窓間列遠岫玄暉言雲表吳岫徹杜甫言自多窮岫兩韓愈言點、露數岫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雲初吐則不可謂山聳而出者或謂山穴相此亦可笑世人謂者多託人見聞以為已是則黃子說嘗勝人亦未深考余不得不辨政和元年四月

十三日廣州舊學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於法者正如唐經所傳者尒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於書自有得於天然者下筆便見筆意其於工夫不至雖不害為佳致然不合於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叙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勒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度論也昔蔡邕授法於神人傳於崔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

傳之衛夫人、傳之逸少自此以下各有師授逮於張旭其書分故蔡有法惟篆惟顏清臣徐李海守舊法而真行盡於古之作者至韋玩崔邈授其法而絶矣考其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積學不如古人而捷又無傳嗣宜其不如古人筆意而妄度者可勝嘆邪開河碑令狐綯文字李海所書法皆備而尤妙他石知其法度所從來遠矣

題經

徐浩題經楷法嚴密殆於柴毅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勢疏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員而藏規未嘗刓角耀鋒構成觚輪正如大匠掄材斲木就器繩墨既陳潛刃其門求礱削之迹殆不可見況痕瑕節木可得而求之耶李海於可以忘情筆墨矣顧法度者進知於什一也豈論於三四外哉

懷素七帖

書法相傳至張顛則魯公授法得畫於楷素授法得也然旭於草字則度絶繩墨懷素則謹於法度嚴整固疊若不可犯二人要之皆至其極地也斯可以語善學矣昔栁下惠不鷗逮門之女魯不稱其乱魯之

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不可則學下惠未有似此者素於張旭吾知出此

懷素別本帖

李正緒舊藏懷素別本六帖筆力險絶而法度盡應比他畫若異蓋古人於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而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者也世人方將捉三寸柔毫籍之緹油心量形象而暗度遠近跡密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以求者豈復有全書者耶鄔融嘗問素胡不學雷雨霤飛良久而省又問撥鐙法如何日如人並乘乘鐙不相犯碗鋒事密射如何曰不可言也觀其書知此法從來久矣

懷素洪州詩

懷素嘗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謂漢家聚兵楚無也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使堅子成名氣亦略等矣夫君養心貴在不亟必氣和而在物無累之則浩浩博天之外而若無礙所也觀李廣射石秦人朴虎皆在氣全未分時使心一改而氣已移雖有勇決剛果何施施於用耶懷素氣成乎枝者也其示無前而能坐收成功天下至莫與爭勝其氣蓋一世久矣故其致一於此而能終身不衰者則以未嘗用其氣也

北亭草筆

懷素於書自古言得筆法三昧觀唐人評書謂不減張旭素雖驅馳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至旭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以此異尔今其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真字不見於世惟草獨傳當其筆調和時忘神定氣徐起而視所鄉無前故能迴唐出諸子右奪薄晉宋齊隋而兼有之其體製該備顧後不能加也北亭所書適當其逐鴻蒙而問太虛時矣至其會處乃假浪岷山放乎江之津也

高閑千字

閑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若神鬼以旭言之是不得以今言為證矣旭之書其初豈能無是哉其進於知其者日益遠矣指與物化而心稽者喪矣故書不得遁而藏也縱橫振發超忽熾沒忽乎倚空忽於前者若雨雪霜雹雷轟電激排拶抵突參差從天而下方其時豈復知喜怒窘窮憂悲愉逸而求以發之耶觀閑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投迹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迹而求致之哉則

利害必明悖然不釋正善學旭者也名法者已過之跡耳非適足也得其贏法求其貴者所以去之更遠

遺教經

歐陽永叔以此為唐寫經手黃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別本為謝胤崇所藏已於五溪其榻本皆摹畫善者以侶樂毅論亦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疏肥令密、瘦令疏自得古人書意其為名輩所推良有以也昔張翼代羲之草奏幾乎乱真楮遂良臨右軍亦為高妙但恨乏自然後人不見逸少跡若碑刻所傳已多假偽則臨榻善工自足惑世矣嘗得佛戒經其碑乃比丘道秀書與此一體率化衆緣共崇鐫刻則知為道秀所書但世不傳已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蓋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鑄鼎原銘

虢州刺史王頍撰華州刺史袁淄櫛書其作銘在貞元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韋諷復書識其後以櫛為篆蓋古者均為之篆至秦篆既分始以史櫛所書為櫛不足異也其言得玉石佩於原上曰地深四尺得獲之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謂此上升之時小

臣遺墜物也此則恠矣然原上非人跡所至佩存土
下當時不能不異其論以黃帝為六千年者緯書也
三皇之世遠矣後世推考不得其序史記雖斷自黃
帝然歲月尤繆誤而緯書之說又皆臆決此安可以
年數計哉但言者欲引以自神則增多奇恠亦其所
常為也惜其不當漢武帝時出耶彼豈不愈汾陰掊
鼎哉

陰真人詩

酆都宮陰真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
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世安即祠下盡閱其石謂
此三詩真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託之乃屬知夔
州吳師孟書既成送觀中於是盡破碻音毀見列子其餘石
故世不得傳余嘗得舊石本然獨存此也真人名長
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思善著書其學與左元放
同道常授太真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贊序文甚古雅
亦異東漢時人不知嘗為此詩也此詩雖工然與漢
人亦異味矣不知安世何計据而知余益知前所毀
棄未必皆非長生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齊其
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強所謂洪亦自不省也

李翺題名

李子楊出貞元某年李文公題名唐之進士科目蓋自韋肇始而兩京初未聞今考文公所書知府送皆有會集書於慈恩石楹當是時等甲進士便與科名等故世尤貴重觀之集有啓獻韓貞公乞兒知進士舉當時貞公欲以解頭目送文公謂頭須用合及等人恐不可令舉子用解頭取及第由是乃得以李翺為第一張仲素次之蓋自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時以為盛即此題名是也子楊世系蓋習之胄緒宜保其此

桐柏廟碑

唐元稹脩桐柏廟碑昔歐陽永叔謂刻銘于碑謂之碑文碑銘後世代石刻文既非因往已不移謂之碑則稹書此為碑過矣古者廟中庭謂之碑故以碑為節然獨不可以石刻文遂謂之碑嘗見伏滔功德銘堯碑禹碣歷久不昧范雲亦謂嘗見異書堯碑禹碣皆為櫟文在崆峒山中此果之信哉余得禊得為亦碑者毋亦曰是而據耶

撫州六詠

陳公遠得戴容州臨川六詠筆畫跳瘦婉麗勁疾不在唐諸子下然世不能書名也蓋叔論自以詞學著

又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為人知其後識曰龍沙或疑叔論燕人者今考新舊書皆曰豫章或曰其先蓋出鄭矣又載自出無相反也豫章記言章江東岸沙埶則知以沙岸如卧龍狀故叔論詩曰鄰里龍沙北然如龍故云

絳守居園亭記

文章之奇亦云至矣蓋作既衆人爭務以功力自見時出所長暴耀震發則其埶必至於恢詭譎怪而後至於大禹之下爛然常珍滿目故非奇玩產不足以丶已也金玉府犀象人之所寶楩楠豫章世之所材觀矣耳目之習壯詭之於是海中腐石以珊瑚中所欲則探海梯山之上於是日以至也溝中斷木以供羲尊唐之文敞而後有韓退之震起衰陋以起聖學當時文物極於西漢將浸於上矣故皇甫湜李翺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隱而得木之菑者也雖其與之不足而怪變出百殆不可以中道廢鳴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自一話言必取之已而慎其所出也宜昌黎公謂斯文而至於斯極者

園亭記

園亭記別本

文既�怪險而人惠難知蓋紹述亦釋於後自

昔不知故世不得考之崇寧三年金至絳州乃剔刮
礱洗於其後刻回連（亭名）香（亭名）薪（亭名）槐（亭名）望月（亭名）栢（亭名）
鷴（白鷴亭）鷺（白鷺亭）白濱（亭名）雅（薛絳姓人）文安（裴應姓漢間王諒喜交人與雅）軌（梁姓）
（為正平令）蒼塘（亭名）風（亭名）鼇（亭名）如此而後可以識也嘗謂八代
文敞至唐極矣文皇之英敞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
使一日知所鄉也豈習俗以久心易慮沈溺漸漬與
性俱壞非變使畫去舊染則不能扶而正也其留於
今者碑刻書疏讀之令人羞汗不解漬浮淺則如俳
優誶語論其鄙俗汚下殆如邨野訟諜無所校也當
時如韓退之雖毅然以古學為諸儒倡焉其得意而
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移非誠信不惑能自
立者其能有所守而終不廢耶紹述知不顧世俗者
其言雖恠要不置本立塗望洋而鄉若者也

陰符經序

柳城縣書至此及矣論者或不能盡則人之好上亦
難齊矣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唐碑惟居
謨獨喜此序謂善藏筆鋒自是書家所共不能盡妙
處觀其平時論曰圓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卻、
宗問之曰凡縛筆頭極緊一毛出即不堪用然藏在
鋒得筆意非極工於筆亦不能也宜權戒此

金剛經

誠縣以書聞四方史謂當時中外大臣家書碑刻銘不煩手筆者子孫以為孝敬不足故昔時高麗百濟入貢齊貨貝購以書名之重後世莫及然此經本書於西明寺後亦屢改矣經石幸存不墜兵火柳玭謂偷有鍾王歐虞褚之陸體今考其書誠謂絕藝尤為可貴也

武昌詩

李衛公武昌詩其間謂牛羊具特俎則指牛僧儒揚嗣復嘆夫明黨之怨至於如此雖一話言且不能忘必求其詆訾以逞其憾安得公天下而無私好憎之心哉德裕學優而材勝而其操述近正但情忿火容以及於禍昔牛崇為隴西主簿羊喜為郡功曹馬文淵為太守涼州云三特備具德裕嘗編牛羊日曆皆取於此

衡州門詩

衡州記唐太中四年李侗為刺史曰治郡署立通門刻石記其封域所本不可書撰人名蓋侗所為其也言衡陽當五令門考於書畫古文嶺字而五嶺皆在今廣南不應以衡岳為五嶺門昔鄧德明作南康記

其五嶺甚辨然皆為謂在南康則非也裴潛記以大
度始安陷貨桂陽揭陽為五嶺今考於古可信然二
子之論雖異獨無以衡陽為五嶺者或個自有拒而
衡山又有五嶺不可知也

趙璘登科記

秦始晦世藏唐趙璘登科記書本唐人蓋筆畫工力
殆上下遺教經而稍為出入繩墨不拘律度內顧後
世書名者未能伯仲間見首末盡已蓋自開元二十
三年至貞元九年其間亦有缺剩不可倫序或遺去
十年少或三四年在姓名中又熾泯過半此書既久
其存宜若是以趙修所紀姓名則又有異者此殆傳
久遠則埶自至此不能盡考也昔鄭顥當知大中十
年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得已後便有盡士
諸科所傳姓名皆私家既錄尋委當行祠部外郎趙
璘采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今所存纔六卷而
亡者十七八矣雖然猶有以書自著顥而世以其書
存之故今得以傳也余嘗訪今藏書家書并官所籍
殆無璘所撰登科人目則此書尤可貴曰錄而藏之
并以舊記相參成書十卷以傳

于範書

于範書險瘦自有體裁唐人書大抵有法而於文則或不祈理於詞采亦不工蓋有事於末者勝也範書自序感悲憎懷皆書詞所避咸通間唐制不行於天下久矣後生不習典禮可以增難也梁制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荅書荅中彼此感思乖錯者州望須頰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唐紅亭記立制凡称感者徒二年其法至重梁制至唐雖未必盡用然陸贄所定行於貞元不應咸通間盡廢知當時唐立制度不能行於四方也

唐經

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遁也至於駿發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度不守一定若一切束於法者非書也世称王逸少為書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為一畫則三過筆至波埶則偃筆從字有同處剏為別体若其垂露懸針碓石釵股諸体備有至於神明煥發絶塵掣影則不謀於此而法度自合此其貴也後世論書法大叢尊逸少大過如謂黃庭清濁字為三點執上勁側中偃下僭挫而趯鋒樂毅論燕字謂之聯飛左右入揭告誓文客字一飛三動上則左豎右揭如此類者豈復有書

耶又謂一合用二兼三鮮撮四分平如此論書正可得唐經生等所為字若畫未於此雖造少未必能合也今人作字既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常過是未於古也

唐都關中整屋在畿內為望至重而尉尤為要任自進士第一與賢科中選人得補然以題名考之皆自此入翰林充學士者接武不者猶為真御史世傳縣吏視尉到而輒論其官壽所劇未嘗參差蓋閱人多者自有據依惟貴人多故者知尤審也水曲曰整山曲曰屋其取名者如是

津陽亭記 司馬懿征朱然於樊城車騫送津陽城門外元嘉二十五年改開陽門為津門然則漢以洛陽宮為名而南朝之東都本漢之鄭蟠津陽亭詩其書序津陽門有亭舊矣疑唐亦有之但不若漢時備也東漢天子都洛其制度盛麗故典儀書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津陽為城門則有亭宜也

廣川書跋卷第八

廣川書跋卷第九

劉統軍碑

余讀韓愈作劉昌裔碑疑竊其書謂既葬將反柩于京師知其必有誤也且既葬矣安得而反柩哉因求其碑偶存謂考其文是久反杌于京書之所傳其譌如此豈不使世後疑耶其余雖於義不堪相妨然因其譌誤可以復證也碑云陳許軍節度使令書本無軍字反杌於京碑無師字不可以誣碑無以字有太史之狀有太常之狀而無此有字蘇氏戰敵碑為軋敵陳力應變碑為陳方僕射已都碑作以都書曰菑

害碑作燔害以文考次知書本為誤乃知碑刻之傳於當時不可誣也後世校書儘字不得原本因誤就譌不究其意隨已所見淆乱朱黄致文字錯乱以疑後學可不重嘆哉

又劉統軍別本

元裕七年余為李平叔書劉統軍碑後明年贊皇李叔憲復得此碑屬余考其歲月以書將有釋於後也按新唐書劉昌裔始說邉將不售去入蜀楊惠林乱說之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林死客河朔間回環方攻濮州袁判官為環檄李納剴曉大義環上其藁德宗嘉之或謂永貞元年十一月夏州節度留後楊惠林反明年六月伏誅則不得順命為瀘州刺史建中三年曲環為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則不與李納同時其序錯乱不可以據今考于碑楊琳為横巴蜀靡凋公由游寄單船往招琳後來降公不有功德宗之始為曲環起則昌裔先生河北外論事不得用則入蜀說楊子琳得佐瀘州子琳死始從曲環新舊書[illegible]曆書永泰二年崔旰攻劍南節度使郭英義邛州柏茂林楊州瀘子琳劍南李昌夔起兵詩旰大曆二年杜鴻漸節度西州川表子琳瀘州刺史當

其時昌裔實佐其州事則自當為楊子琳但為楊琳
舊書曰之故不得以相乱新書以為惠琳又以其在
夏州時故謂李納僭逆歲月皆娛至謂攻濮州蓋陳
許節度李光顏其謂曲環誤也新書建中二年平瀘
節度李正已卒子納自称留後貞元八年納卒舊書
李納之為留後在曆大十一年其卒當貞元十五年以
實録考之舊書是也舊書二年李洧棄其師　李師
道以州来降十月宣武節度劉洽與神策將曲環大
破李納之衆於徐州又曰李納擁兵浸迫徐州令曲
環與劉玄佐同救建中三年李希烈侵汴州環大破

希烈軍于陳州城下擒其驍將翟暉功加兼陳州希
烈平環兼許州貞元十五年環卒上官涚代之涚卒
軍中推昌裔遂代節度碑謂新帥不牢勛勸將逋則
吳少城薄城涚欲遁去皆於碑可以考之後世不求
其事惟史所録據以為信則安得無誤歐陽公嘗以
碑考史書謬誤若此之類是可誣也

田弘正家廟碑

文章大於敵唐至韓愈勸除叛乱天下始変而知所
守後世學退之者衆出獨惟歐陽永叔獨探其源既
乘其汙放乎江之津矣驚濤怒瀾汗漫乎莫之所極

也余考田弘正碑蓋其傑然自出拔乎千百歲間駸駸上薄告誓命屢進而不失也永叔嘗得此碑以校集中誤字三遽曰銜訓事嗣考其所出雜比成章錯綜而不亂信其有得於此又曰降以命書奉我王明必以集為誤者余則不得信於此也以降命書不得如集所傳天明拖於君不類不若王明之切當而有据也今碑為非是則不可謂天明以降為工於集所著而傳則不可碑雖既定其辭而後著之石此不容誤謬然古人於文磨鍊竄易或終其身而不已者可得以籍傳盡為非邪觀其文當考其詞義當不然後

擇其工於此者從之則不得欺矣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忠公謂是人不敢異其說況碑為當世所書人豈可盡告而使知耶非識經所本則定不可與語機杼之功工說望洋求之孰得與是哉今人得唐人遺藁與刻石異處甚衆又其集中有一作某又者皆其後竄改之屢出也嗚呼知退之者益少今為文忠為得其要其說猶然其下一等又可知矣余見世人惟文忠之信未其心能知其所信而後從其亦以人之言而信之也則余不得無所辨也

徐偃王碑

徐偃王碑昌黎韓愈撰徐枚書碑故在集中以其文相校不失蓋碑近而傳者衆故不得誤愈於文卓詭功至於碑序事淹該華貫不似黃陵等碑錯雜無序駸上薄漢不造其極則不止魏晉宋隋楦釀不綱糠粃殆盡略無餘習可得存之可謂至於極矣昔人常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己不蹈籍前人橫驚直肆恢奇衍溢他文自不得存其間今考其言乃曰徐不忍聞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從而隨之萬有餘家因號其山為徐山北即漢曄范書全用其語偃西王母事盡錄穆天下傳朱弓玉矢彩祥瑞志為書然則愈於文蓋亦未嘗不用前人語但其用前人語使人不覺揉揀汰澤如已出也故不得索之其曰故制撲角昔人嘗改為桷淮南子曰堯樸角不斲素題不折知愈於書無不用也

平淮西碑

唐平淮西碑翰林學士段文昌撰安定李元直官朔方得於定武余感而嘆曰明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昔韓愈受詔為文開鑿渾元索功玄宰蓋精金百汰愈鍊愈堅其根植深其藏本固發越乎外其華燁然不可掩已自漢以下無此作也嘗占

人間第一帝子不慧過量其夫且矯妃之苟以大功
尸於私室夸耀寵靈要求命數惟意思之則破其碑
以仆於道時居世暗愚自將則受以改命文會昌庸伍
安知爲文氣質衰陋無復經緯雖組織求麗而綱領
失据正如江左俗學野生以浮脆麗偶自矜一時借
使女子無知朝廷之間居臣相與議論又出一女子
下耶使朝無人焉庸鄙暗劣文昌又可承詔爲此哉
昔李商隱讀愈平淮西碑謂如元氣正賴陶化庶類
當時不容況一日得行其道以調化天下吾知其不
得存矣或謂不叙懇切考其言用半夜至蔡破其間

取元濟以献盡得其屬士卒豈嘗泯沒無故顧愈以
裴度決勝廟筭請身任之帝黜群議決用不疑此其
所取遠矣劉禹知名于時嘗忌愈出其右當貞元長
慶間禹錫隨後以進故爲說每務詆訾且謂文昌此
碑自成一家其決私意如此又謂柳宗元言愈作此
碑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川綴其文且不若仰父
悅子以此爲上下之分宗元於文有知嘗推愈過揚
雄不宜有此語皆禹錫妄也

羅池廟碑

文公叙羅池事亦既異矣鬼神茫昧荒凶耿不可致

語聖人闕言而不惟知道者深觀其隱自理得之然不以示人恐學者惑也昔殷人尚祭祀事死以生其敞小人以鬼則立教御俗可不慎耶嘗觀文公守儒道甚嚴以世教為已任故每於立言慎之其論武陵謝自然事勇決果斷不惑於世可謂能守道者至羅池為神則究極細瑣惟恐不盡豈亦敞於好奇而不能自已者耶

為李文叔書羅池碑

羅池之文至矣余知來者不能加也以其子厚正直為神誤矣嘗評之昔歐陽文忠學文公而知至者嘗評田弘正碑銜訓嗣為譌必曰事嗣則參錯而雜比故能起而振也余讀此碑此至牛繫軛下引颿上檣益知簡鍊差擇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也然永叔於此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乎疑之考銜訓事嗣退之便是一体得於彼而失於此蓋亦不思也

為陳中王書羅池碑

世教既敝佛以權應身隨物示教以相主治故大法東出萬象盡顯鬼神不能遁其灵矣然世不知以權應身示權應教者有感斯應彼與時轉化不守故當

以此求之可也以執不釋其敝則鬼故有終身不解者不知權教之患也經言人之生死变化出入六道中盖上脩則天神果下陊則阿脩羅然果中天極樂脩羅極苦以樂苦相求者皆有盡極惟脩泥洹果者然後出此柳子厚浮躁進搏得罪其時則以忿恚憤怨死若在正法中陊脩羅界宜也今西方諸國尚神爲俗各有名號以祈福祥惟女国正名爲阿脩羅盖西域以神爲阿脩羅其自有名者以其所顯者得名號稱之正如羅池之類是也愈不讀佛書不知其果如是方且叙其怪变謂聰明正直也

侯之妃天子封之曰夫人故国亦以小君稱之對諸侯以自稱於国也書稱舜曰五十陟方乃死禮曰天子登遐釋詁曰隲假格陟躋登升也則登遐升遐同文舜爲陟方自是南巡狩凡行必謂陟盖往而升也不謂地有高下而陟降異詞周公稱成湯曰禮陟遐配天自是殷禮能升配天配国不宜遂以爲陟而死也今曰陟文句爲盡而謂方乃死者此不得成語愈書誤以竹書雖以陟爲書升謂升遐也不得於此取之觀愈於此碑時用工深故博考而詳取所以進斷衆說盖求之大過則牽强取合必得異義以警於一

世者此固宜已失本意

李干墓銘

唐太學博士李干誌河南李仲微得其碑以傳然其自見昌黎集中甚顯惟碑世少見故仲微貴之其書李翺亦可藏也志曰自字子漸集無此又以柳賁爲泌與集本異者唐憲宗紀自作柳泌知李道古誌與此俱誤此誌皐干以丹砂受賁之私術以死且以爲世戒也又序歸登食水銀火射竅節以出李虛中服硫黃致疽發於背上李遜且死始知藥悞孟簡自以得不死藥二年竟卒盧垣溺出血肉李道古亦以柳泌藥死海上觀其說者自令人聳懼驚恐可終身守之且世亦知尊生矣其壽且不死卒以得死雖甚暗庸不此爲也或傳退之晚歲頗嗜硫黃卒以此死白居易曰退之服硫黃病竟不痊居易言可信也立論以戒世求世且必信其說庶有警於後之人公乃自蹈於此何哉余以異朝夕近功不知其患已如干也可以一嘆哉

孔戣志

孔戣志称戣平生節操有古人風其使者作無愧辭亦使人知以銘誌爲貴也考廣德王碑其叙亦備矣

當戮爲華州刺史奏江滉淮進味無堪道路擾人憲宗以其言忠詔除嶺南節度其治見於嶺表韓愈盡道之獨不及華州史事則誌不得其具者其序當然也嘗見隋煬帝時責貢四方而海錯出尤盡當時如鯢魚蝦子含肚鱸魚乾膾密擁劍桂蠹鯉腴動輙千品勞人殄物至江淮絶魚雖不亡其可得耶或曰使其得臣如戮輩在左右當無此患是不然觀幸江都如任建宗即日朝當堂捰（鳥果反）殺之矣然則人臣進諫亦會逢其時尔非憲宗之明其說果得行乎

處州孔子廟碑

處州夫子廟碑唐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以傳考之李繁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僖宗而碑已廢後世以昌黎公文可傳故又刻石于學使世存之昔歐陽文忠公謂隋唐之際天下州縣學莫不祭之則以夫子之尊由此其盛嗚呼禮之廢久矣皮弁祭蔡示敬道也周之制凡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夫釋奠有樂釋菜無樂鄭康成謂釋菜於詩書禮樂之官釋奠於先聖曾之昔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安得祭於學哉然則先聖祀孔子可也當三代盛時夔伯夷世爲先聖祀於諸国必有

合也至漢始以孔子祭於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
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范甯請用王者儀而范
宣之儀當其釋奠用帝王禮樂然謂釋奠幸存不以
四時為祭今又無樂文忠公據後世苟簡便謂禮有
不足則誤矣昔貞觀中始於孔子為先聖永徽定令
復用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然文公遽以句龍
棄得嘗祭無如夫子盛文忠謂孔子後天子皆以為
先聖豈亦不知考於古耶開元詔曰昔緣周公南面
天子西坐自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
服衣之制詔丞相冊封文宣王於是而列戟而以門
人配然焉其曰南面用王者事魏然以門人為配豈
古實行之其以為唐之制典可行則以是然矣蓋求
之不得於古也若著論以存吾見諸書於以具于今
嘗班二公於此不知考古使後世疑之此其可重嘆也

廣川書跋卷第九

廣川書跋卷第十

同光四年宣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祗三句謂之宣

昨以鄴都叛乱須議濟師相次更委嗣源同謀剪滅不意忽因深夜寨内驚騷遽至紛紜權罷征討其城下一行大軍除鄴都側近分屯守把外李紹榮並郡領且歸闕下見別舉王師攻取次兼李嗣源李紹真等為緣軍乱自負憂疑不欲回赴闕庭又未盡聞行止恐是卻歸鎮府排擬軍都未結構兇徒奔突城鎮右奉聖旨令諸更切誡嚴師依管内遍切指揮各令守把城池安存戶口常加警備無失機宜仍須不住

差人探候每事機飛狀深奏付晉州準此同光四年
三月十七日宣樞密使李樞密事
天子降書命於下有策書制書詔書誡書策書起年月日稱皇
帝曰此命諸侯三公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赦命讀令是也詔書詔告也有三品其文一曰告某官其如故事
二曰省奏事三答羣臣有所表答曰已奏如是奏是也誡言誡赦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赦文日有表敕
某官是為誡敕自唐以樞密院領軍事始以宣自別於命余
嘗得梁宣底考之知其制自唐末至五代而行之當
貞時李振為樞密使凡宣傳上旨以行於外而錄於
其院則為之宣底而後樞密院以其與赦異事故以
其詔命謂之宣其制於事後具年月日臣某宣晉改

樞密成宣以就其制今考其同光四年三月宣其書
蓋與梁同制也河南石溫叟得後唐同光四年三月
宣余因考之貞明宣底見五代之制蓋自唐末相承
如此梁以李振為樞密使其宣上旨以行於外而錄
其事藏之故中書以敕樞密院以宣各有制度其宣
則於事後具年月日宣如唐告宣奉行而石氏所藏
樞密院具姓此制則唐所行宣而錄其底以藏與梁
宣底同也昔宋次道論繫日月姓名者乃所以為底
今樞密尚有之皆作卷軸連藏而同光宣以御前宝
璽印出蓋其所行已出者與其留底皆用宝也雖其

一時搶攘蓋有司存焉不容其制相亂當唐莊宗遣李嗣源以取魏州謀議出此至竄已坐可計方且召李紹榮還闕而恐嗣真之鎮天之所誘悖謬其心此宣可以坐後世一笑當其以兵武擅天下謀畫計決應於事機不可謂暗於前計滅梁纔三載尔當皇甫暉以效節軍脅制在禮陷鄴都初命李紹榮討之邢州亂又以李嗣真將而討其州將隨趙太紹榮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牽於孽后不能決方其時明宗以疑自嫌不能釋其猜携乃授以師徒余竊怪其取禍以逞求自速也方軍變於魏時而紹榮猶守滅南紹南真乃避西北隅宗託偽還鎮州紹真勸帝以兵南莊宗死汜水而此宣方追紹榮明宗果欲歸鎮豈不知紹真幸禍以激變而求其自託於嫌在禮及於魏軍以苟引壞詔劉氏謂小事可趣紹榮明宗果欲歸鎮此指揮可為太息也始與莊宗梁軍相持會賀正梁入附遂得魏而梁猶此已及得天下以王正言守之此不幾於以夫天下為戲乎哉其籌畫筭計皆不足論其措置設施所以成其亂者可以為後戒以五代之亂非天不悔禍蓋人謀召患雖天心之仁不能極而救也其稱樞密使郎張居翰李紹榮也其言

紹榮元行欽也紹真者翟彥威也皆唐之姓號養子
莊宗所仗以成切者也

李後主蚌帖

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禮樂趣之以故文物典禮
有尚於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豈徒然哉觀此帖下
屬州責蚌醬尤有古意義知以宗廟為重恐滋味醬
玉篇昨冉反 儒玉篇而琰切味薄也傳集韻作饗餐音同味醨也 其下惶遽供命不
敢寧固知禮有貴於行事者也漢律會稽歲献鮚巨乙切
醬二升以說文求之鮚為蚌知此為宗廟祭久矣然
謂漢有舊儀豈以此耶

李国主集賢院書

江右書兩等紙用澄心堂所作穀皮細抄其上本入
中隱堂備親覽者為御府書其下入文館以廣圖籍
書有楷法而字頗校讎今散人間往收藏為佳玩其
書有楷 等亦與供進者絕異有中秘書而又有外
庫悉異紙札故虞預言秘府中布紙三萬餘不任寫
御書而無所給請四百枚赴著作書史寫起居注然
則書紙有等自昔然也

為張潛夫書官法帖

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其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

也已古人大妙處不在結構形体在未有形体之先故神明潛達誠於心而放乎技矣其見於書訖也若求於方直横斜點注折旋盡合於古者此先王法之迹安知其所以法哉淳化中詔以秘書所藏書入石又以翰林待詔王著摹字求其法書之外各有異處殆不可得於行筆結利鈍結字疏密時可見之然決磔鉤剔更無前人意皆著之書也其後得秘閣墨書校其字畫皆硬黄摹書皆略放其大体而私以筆畫成之宜其用筆略無古人遺意不足異也觀王洽逸少謂不減已落簡揮毫有郢匠成声風之勢王珉書献之謂騎驴駸欲度驊騮前今視官帖二人書畫雅有相類而洽自劣弱珉書則與子敬更不可辨皆硬黄偽誤少真而摹傳者遂成一體也今人不知其故憑石本便評定書畫至於放言立論更無疑處後人不能異其說矣此與觀景而論形神以為某勝某劣何以異哉

為方子正書官帖

世疑官本法帖雖得之漢魏晉宋名學然書帖多吊喪問疾蓋平時非問疾吊喪不許尺牘通問故其書悉然余求之故不當尔也唐貞觀嘗購書四方矣一

時所得書盡入秘府張芝鍾繇張旭王羲之父子書至四百卷漢衛晉宋齊雜迹又三百卷惟喪疾等疏比之凶服器不及入宮故人間所得者皆官庫不受者也唐世兵火亦屢更書畫烟燼不能存其一二逮淳化中詔下捜訪已無唐府所藏者矣其幸而集者皆唐所遺於民庶者故大抵皆吊問所書也

石曼卿書

世以曼卿為瘁弛不羈故其乘一時意氣所存感豈提鉛壞槧者所能摹放耶觀其論天下事無不公當後數十年其言益信可用精思者不能過也潞子城有曼卿所書蓋宝元七月是時朝廷始以曼卿所尚民兵為可行故得與吾遵路同籍河東兵至此迨今六十五年本道再置民使按民兵其說正當時所議而西河師中適為上等黨尉初得其書摹石此蓋亦自有數耶

畫錦堂記

運筆衰則無芒角執手寬則多緩弱點劃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横畫疏則形慢拘則乏執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苯畢衮切苯尊草叢主也鈍書病如此其衆惟積學漸成者當

求得擺脫墨索間入籠蓋之姑出籠即泉涌居宅時號籠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傳李宏以為顏文姜誤也今考地記菑川為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為州治當唐時陽冰為尉於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顏氏文姜則不得其實按北水本號萌水出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注般陽入于隴下與齊水合者萌水口也不知宏陽冰在唐世猶不得其水名而輿地志固已辨其所出可以無信耶余脩官書見熙寧中封顏文姜為順德夫人當時不知詳考但據李宏所記此其失也

寶章集

上山斫檀榽（段切）溪榼（呼溪切）檀（今江東有之）木細葉先彈謂山無檀則不可謂榽榼果足用為檀則世亦庸自罔而求人之言也昔神功中王方慶上其祖導洽珣仲宝騫規獻之二十八人書離卷為中十詔賜其書號宝章命崔融為序復還方慶當時所集小大差次不能比櫛相倫隨其廣狹高下為卷其後散逸世人各復一二得之淳化所切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矣元符中秘閣復以至道後迨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宝章集盡刻之余嘗見墨迹盡作硬黃帝次第屬（測入切）足（直立切）集韻日

書錦堂記

从從躡也說文屬足謂少也如梵經亦甚整理此乃唐人臨摹而得者世人以其石刻出秘閣比他石為難得乃剔取宝章一卷別出謂真方慶所上也導洽珣書自有存者世或得之不如此求而竟從於偽因書其末以記崇寧三年十月為宗子大年書

為邵仲恭書寶章集

古人論書要識書家主人則妄議誤以成者故是常奴尔亦何至乱真耶後世於書既失眼目而摹搨轉譌無復本真則雖欲如古人縣斷真偽不復得也故嘗求辨其縑紙所究竟三昧此宜有墨池筆匊終其身於是者也然書法雖一技須得天然至積學所及終不過其本分若棄功力而任天然則終身倀遁其天機故自先考了王僧虔曰宋文自謂不減子敬時議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力學所至不可廢也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截裁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人也

書萊公事後

李化光書王世弼事具言萊公主陰官若王者巍然正坐侍列至衆曰此王也命世弼拜既寤稍露其語

故化光得書或問秀師曰此脩羅地佛法脩羅下人天一等或疑公之正節直行當入天人今乃在脩羅何耶廣子董其曰子為主陰官者為生大海心而下考者耶亦將為鬼趣所攝而從卯生者耶若公之蹈難不顧死以忠力再造王室此謂執持世界力動洞無畏蓋與帝釋梵王居者不知公在天趣矣子無疑其如在離溝中竈決陽倍雖沈水海口以恐怯驚動愚俗求敗鼓喪豚者為公之靈響耶

顏泉記

余見李勝作顏泉記昔文姜事姑則異一日泉發其居遂廟食于此或曰昔陽氷嘗尉淄州川刻碑廟中今所書蓋擬李監說余往來氷陽氷記不得其後得破石僅尺蓋為礎壁或視之書字可讀按其說文姜姓顏餘與今廟中刻石所記無異常見唐李光作集異記書文姜事姑以孝謹樵采之外汲山泉以供飲一旦緝麻之下涌泉清冷可愛時謂顏娘泉李光所作記自是當時所傳記後世據之按顏野王輿地志謂顏姜文妻也事姑感得灵泉出於室內嘗以緝曰以識其世先後其間甚僞者可以辨之至王於臨榻而得舊縑紙者則不能盡知於服虔謂方恕曰蓋漢

紙如此古人治紙要自有法故以縑帛依舊書長短
隨事截之則為幡紙以生布作紙絲
以樹木皮作紙名穀紙至檗汁涅染點治搥則為經
紙自漢魏遺字多作幡紙晉宋多作麻紙而隋唐用
經紙今世所見宋晉帖多作經甚硬黃此於真僞可
以不論也余見秘閣寶章集悉為經紙摹書然武后
既復以賜方慶方慶則留于御府者當時所臨搨者也不
知公家何處得此然有法度陵驤迅快故知為能書
也

僧伽傳

蔣穎叔作僧伽傳鍾離景伯書廬江劉良以示余得
其書考之僧伽本天竺人龍朔初至中国景龍四年
入滅蓋年八十三矣此以舊傳以韓退之詩知其瑰
奇不可火貶其謂李太白嘗以詩師論三車者此則
誤也鄙近之非白所作世以昔人類在集中信其不
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其不類使世有知者不待
余言其不知者雖得余言不知信則又與之校其年
終使知之故雖昧者尤不得不信為乎論事至以年
月先後為辨則亦每下矣此不得為通人道也使
歲月先後偶合不差則世終不得與辨且太白死在

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為六十年而白生當景龍四年白生七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為出世俗而後不考歲月妄以為白以殆涅其服者託白以為重而儒者信之又僧異也龍翔元年至景龍四年以唐曆校之為五十年知僧伽在四方時三十三年矣余以舊傳知之

嘉慶庚申三月竹汀居士錢大昕向士礼居供讀

廣川書跋卷第十

計九十二葉

向抄廣川畫跋六卷虞山孫唐卿所藏楊五川抄本度下後為林宗收藏而午歲余獲售於五渠東舍鄉人今年歲已未冬十一月冬至後十日得此書於湖賈此書吳匏菴所藏後歸太倉黃子羽余為之重裝并畫跋同貯於篋

中後人毋或忽之東洞庭山葉樹廉石

君識

叢書堂精鈔本內有文定手蹟校舊抄別本多是正珍護之

嘉慶壬戌又月 顧蔚識

嘉慶己卯閏四月上澣借留長眞閣半月讀三復因識

虞易道華女史席佩蘭書